

山是大自然立在人间的碑

柳雪敏

①

当夕阳敛去最后一抹光，我听见大山沉沉地叹了一口气，就像在聚光灯下站了一天的人，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谢幕。人会累，山也是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山或许比人更累。

人累了，可以避开众人，躲到无人的角落，发呆、躺平、睡觉、听音乐。

山却不能动，再累也只能稳稳地矗立在那里，接受各种目光的审判，各种鞋子的蹂躏，无数机械生硬的钻探。

山是不能躲的，躲是人的动作。于山而言，来什么都得接着，且要挺直了腰杆接。

人太会表演，会表演所以累，也可能因此不累。

山从来不演，不演所以更累，也可能因此更轻松。

谁知道呢，手段与目的有时候趋近，有时候相反，正如人与山，有时候人在山中，有时候山在人中。

人累了，总想去山里走一走。山累了，就催夕阳快点落，去星空下静一静。

②

我曾与一座山，对望过一小时。开始，是在眺望它，研究它，我自以为能看透它。后来发现，山也在凝视我，观察我，我居然有几分心虚。

山是能经住人再三打量的，而人往往经不起反复推敲。

我们眼里看到的山，从来只有廓形、高低和颜色，而这恰是山最为肤浅的一部分。更为深刻的东西，隐藏在山的身体内。

比如草木纵横交错的根，抱成团的泥土，岩石里的岩石，以及名目繁多的虫蚁昆虫。

人类目力不及之处，正是山最鲜活最丰盈的所在。在这种盛大面前，我显得又渺小，又空无一物。

③

但同时，我还听过一个答案，说山的里面，是无尽的黑暗与潮湿，如同一个光鲜亮丽的人，身体里塞满了孤独与绝望。

人这一辈子，能坐下来看山的时候不多，但山时刻都在看人，看一代又一代的人。在人与山的对望中，山没输过，人没赢过。

人就是这样，总会喜欢上自己曾经讨厌的东西，也总会讨厌自己曾经喜欢的东西。

山就不同，不喜不厌，它的好恶似乎并不随时光而改，也不随世事而变。

或许，它也是变着的吧，只不过时间线拉得够长，长到超出了我们能够言说的一生。

人世间的伤痛，拿到山面前，变得无足轻重。它的巍峨，是苦难赐予的勋章，提醒我们：想达到什么高度，就要承受什么样的打击和磨砺。

没有一座山，生来就是山，它曾经或许是沧海，也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强者，他只是在某些时刻，选择不示弱。

④

陪一座山经过晨昏、走过四季的人，是圆满的。

有段时间，我特别喜欢看雨中的山，雨下着下着，就起雾了，山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就像一个人哭着哭着，就只顾着擦眼泪，忘记了

了自己为什么哭。

这种朦胧迷失的感觉，恰到好处。山和人一样，太清晰了，谁都没法看，必须隐去一些东西，才能凸显另一些东西。但往往，隐去的部分，恰恰会抢占凸出的风头。

雨雾替山掩住了什么，什么就成了人最想探索的地方。

雨中看山，看的何曾是山？不过是在看人心，看自己。看到最后才发现，雾里没有秘密，人生也没有答案。

当雨过天晴，清晨的阳光洒下来，山在新过一阵之后，很快又恢复了旧样子，多么像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改变的生活，变不了多久，又回到原点。

山何其固执，人何其难改，正因固执难改，才配得上“本色”二字。

⑤

不是每座山，都适合看，有些山要靠冥想。

绝大多数山，是高冷孤僻的，躲在更深的山里，不见人。

有些人天生爱热闹，哪里人多往哪里凑，而有些人独来独往，专挑没人处扎根生长。山亦如此。所以有些山以“座”论，有些山以“群”论，有些山峰峰突起，有些山连绵不绝。

在山的世界上，也有人一样的江湖，论资排辈，拜高踩低。有名的山，举世瞩目，攀爬者蜂拥而至；无名的山，无人问津，门可罗雀。

但世间之事，大抵是讲平衡的。人群汹涌的山，承受了多少名望，就得损耗多少元气。而人迹罕至的山，承受了多少冷落，就能保住多少能量。

我爱遗世独立的山，更爱特立独行的山。

人与众不同的东西，都值得我们用心多看一眼，再多看一眼。

山是大自然立在人间的一座碑。很多山上，都埋着故事和回忆。越是离人近的山，埋的故事和回忆越多，越丰富，越新鲜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几座山，不忍去，也不忍忘。过剩的悲痛，沉重的缅怀，无法释怀的哀思，都安放在那里，山就变成了一座心事很重的山。

或许，曾有那么一瞬，这些山也是羡慕人迹罕至的那些山吧，自由自在，了无牵挂，只凭飞禽走兽，肆意穿梭，不留下一点阴影。

人走近山，把人气过给了山，可山真的需要人气吗？山也试图把山气给人，可读懂的人不多。

每一座山，都允许人穿过自己，而没有人愿意让一座山，横亘在自己心里。

山不曾负过人，终是人有愧于山。

⑥

记了自己为什么哭。

这种朦胧迷失的感觉，恰到好处。山和人一样，太清晰了，谁都没法看，必须隐去一些东西，才能凸显另一些东西。但往往，隐去的部分，恰恰会抢占凸出的风头。

雨雾替山掩住了什么，什么就成了人最想探索的地方。

雨中看山，看的何曾是山？不过是在看人心，看自己。看到最后才发现，雾里没有秘密，人生也没有答案。

当雨过天晴，清晨的阳光洒下来，山在新过一阵之后，很快又恢复了旧样子，多么像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改变的生活，变不了多久，又回到原点。

山何其固执，人何其难改，正因固执难改，才配得上“本色”二字。

不是每座山，都适合看，有些山要靠冥想。

绝大多数山，是高冷孤僻的，躲在更深的山里，不见人。

有些人天生爱热闹，哪里人多往哪里凑，而有些人独来独往，专挑没人处扎根生长。山亦如此。所以有些山以“座”论，有些山以“群”论，有些山峰峰突起，有些山连绵不绝。

在山的世界上，也有人一样的江湖，论资排辈，拜高踩低。有名的山，举世瞩目，攀爬者蜂拥而至；无名的山，无人问津，门可罗雀。

但世间之事，大抵是讲平衡的。人群汹涌的山，承受了多少名望，就得损耗多少元气。而人迹罕至的山，承受了多少冷落，就能保住多少能量。

我爱遗世独立的山，更爱特立独行的山。

人与众不同的东西，都值得我们用心多看一眼，再多看一眼。

山是大自然立在人间的一座碑。很多山上，都埋着故事和回忆。越是离人近的山，埋的故事和回忆越多，越丰富，越新鲜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几座山，不忍去，也不忍忘。过剩的悲痛，沉重的缅怀，无法释怀的哀思，都安放在那里，山就变成了一座心事很重的山。

或许，曾有那么一瞬，这些山也是羡慕人迹罕至的那些山吧，自由自在，了无牵挂，只凭飞禽走兽，肆意穿梭，不留下一点阴影。

人走近山，把人气过给了山，可山真的需要人气吗？山也试图把山气给人，可读懂的人不多。

每一座山，都允许人穿过自己，而没有人愿意让一座山，横亘在自己心里。

山不曾负过人，终是人有愧于山。

山里的路，不用看红绿灯，碰见一朵花，人自然会停，遇到一棵树，人也会停。甚至有时天上的云、路过的风，也能帮你辨清该左，还是该右。

人间的路，就复杂多了，每走一步，困难重重。

如果生活太沉重，就到山野去吧。看树、听鸟、赏花，寒冬、初春、盛夏，容得下草木葳蕤的地方，一定容得下一颗横冲直撞的心。

有些感受，只适合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，野蛮生长。

有些事，只适合在荒野中渐渐遗忘。有些伤，只适合被山顶的清风突然疗愈。

不管你信不信，人间总有一座山，等着与你重逢，而山间也有一个你，等着城市里的你，去认领、回归。

⑦

山里的路，不用看红绿灯，碰见一朵花，人自然会停，遇到一棵树，人也会停。甚至有时天上的云、路过的风，也能帮你辨清该左，还是该右。

人间的路，就复杂多了，每走一步，困难重重。

如果生活太沉重，就到山野去吧。看树、听鸟、赏花，寒冬、初春、盛夏，容得下草木葳蕤的地方，一定容得下一颗横冲直撞的心。

有些感受，只适合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，野蛮生长。

有些事，只适合在荒野中渐渐遗忘。有些伤，只适合被山顶的清风突然疗愈。

不管你信不信，人间总有一座山，等着与你重逢，而山间也有一个你，等着城市里的你，去认领、回归。

商南四季

严海琴

魅力商南是我家，四季风景美如画，君若觅佳处，请到商南来！

当第一缕春风拂过，春姑娘就扭动着婀娜的身姿朝我们走来了。粉红的脸庞从山桃花中露出来，飘逸的长发拨动了岸边的柔柳，那一串串黄黄吸引了嬉戏的鸟儿，清脆的叫声惊醒了河底的鱼儿，把一个个春天的梦揉碎在青草间。滨河路上游人如织，用悠闲的脚步丈量着春天的诗行，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的光芒，阵阵笑声在春风中荡漾。几只白鹭停歇在河中的堤坝上，它们一会儿举目远眺，一会儿低头沉思，好像沉醉在这无边的春色里。

夏天的商南绿意盎然，是天然氧吧。当你走进金丝峡，仿佛走进了无边的绿色海洋。那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，数不清的奇花异草，早已绿透心扉，令人心醉。随处可见的飞瀑流泉和潺潺溪流，带你走入水上森林，轻轻撩起一捧水花，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夏日的炎热一扫而光，心灵的尘埃早已荡涤殆尽，身心无比放松。

峡谷美景令人流连忘返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人赞叹不已，人工的巧妙设计更是与自然浑然天成，把人带入了如梦如幻的世界里。当你在情人谷留下倩影时，你不再迷信美好的爱情只是传说，只因今生相遇。当你的笑脸定格在魔鬼瀑布前的圆形“镜框”里时，你不再相信明星与你无缘。处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境界里，真是“半缘修道半缘君”，令人忘乎所以。

如果你在秋天来商南，一定要去后湾的杨树林里走一走。当你仰头望着蓝天，张开双臂，踩在满地的杨树叶上，听那落叶发出的沙沙声，你就仿佛听到了秋天的声音。走在干净整洁的沙子路上，你可以选择逆行或者倒行，也可以时而走在木栈桥上，时而走在芦苇塘边上，你可以闭着眼睛瞎走，也可以一路高歌，不必担心撞到人，也不必担心旁人取笑。这里地势空旷，行人较少，你可以在这里徜徉漫步，低吟一首秀丽的小诗，倾听心跳的声音，累了倦了，就在秋千上随意地荡来荡去，任思绪飞扬，带走烦恼和忧愁。

冬天的商南总是会下雪的。雪花飞舞的日子里，你可以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沏一杯清茶，静静地坐在窗前，看那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落，落在房顶和树枝上，直到天地都变白才肯离去。也可以穿上自己喜欢的红袄，戴上大红围脖，沿着滨河路一直走，遇到有梅花的地方就缠着爱人拍照。一直走到天麓山庄的院子里，这里有亭子、翠竹、梅花，这些景物在雪花的装扮下更加富有诗意了，如此美景怎肯放过呢？有这样的美景做背景，任什么样的人儿嵌在里面都是一道风景。

一江清水送津京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商南的四季有赏不尽的风景，说不完的故事，开放包容的商南敞开胸怀，吸引着八方宾朋，只盼君来！

山城街头烤玉米

徐祯霞

秋后的街头，多了一景，烤玉米的小摊，那些烤玉米的多是成年女人，也会有一两个女孩子夹在其中。两三里长的街道，不远处就有一个，她们多停留在十字路口、商铺或者是车站旁边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她们的生意颇为兴隆。

这些女人多是一些乡下女人，玉米下来后，她们挑一些嫩玉米带到城里，在城里做起了这个生意，她们知道，土生土长的榨水人，都有玉米情结。就算是城里生活的人，多数也是从农村出来的。在榨水的乡村，家家都有土灶，每年玉米成熟后，锅里一边做着饭，灶洞里一边烤着玉米棒子，锅里的饭煮得香，灶里的玉米棒子烤得金黄。往往在饭还没有做好时，人们就已经品尝上香甜的烤玉米了，吃得口齿留香了。可会吃的榨水人，还会砸上几个核桃就着吃，一瓣核桃仁，一小撮玉米粒，就这么一口一口地嚼着，玉米的甜香和核桃的油香混合在一起，简直美味极了，你会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，那个香啊，保证让你吃了一回想第二回，终生都不会忘记。

所以，大凡乡下有亲戚的人，在玉米成熟的时候，都会惦记着想设法地给城里的亲戚捎上几个玉米棒子，只可惜，现在城里的人都没了土灶，已经没有地方再烤玉米了。于是，街头烤玉米的人出现了，她们不失时机地为爱吃烤玉米的人提供了方便，既让人们有了鲜嫩香甜的烤玉米吃，自己又可以赚上几个零用钱，也算是一举几得了。

她们的小摊往往很简单，只需一个体积不大的炭火炉和一蛇皮袋子玉米就行了，然后再给自己放上一张小板凳，生意就可以开张了。她们一边烤一边卖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存留，一烤出来就被人拿走了，偶尔会留有一个，就将其放在离火稍近一点的地方，有人喜欢吃烤得老的玉米，那就是它了。烤玉米，要一边烤一边翻，而且要炉火旺，这样烤出来的玉米成色好，颜色金黄，外焦里嫩，香味才能充分散发出来。玉米的香是那种来自大地的，泥土里特有的清香，它同别处的食物不一样，路过这样的摊点，不吃，心里就会痒痒的。每次从这样的摊点旁经过时，我总会忍不住在那里多逗留一会儿，一边闻着烤玉米的香味，一边欣赏着烤玉米人娴熟的动作，这样的场景总会将我带回过去的记忆里，看着看着，我就会忍不住去翻动钱包，找出零钱来买上一两个，自己吃了，也不忘记给家人带一个。

这些烤玉米的女人都很质朴，很和善，每次去买烤玉米的时候，她们总是带着一种很憨厚的笑容，任你选任你挑，选好之后，细心地给你烤着。待到收钱时，她们总会显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神情，好像自家地里产的东西，本不该收钱，可是又收了钱那种难为情的样子，这就让我想起老家村里那些大嫂、婶婶，每次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了，一从她们门前经过，她们就会忙着招呼，乡下的人的质朴总是带着一种很厚道的成分在里面。

家乡人对烤玉米总是吃不厌的。今天吃了，隔上几天，又会惦着去买，所以烤玉米的生意大体还是很好的，成本不大，见效也快。虽然有些餐风饮雨，但是能摆摊了，就能摆了，就在家里歇着，于乡下人来说，这倒也是一个挣钱的路子，便当，也自由。

走在西安的街头，我也会刻意地找这样的摊点。西安有的是煮玉米，当然，这两种玉米都是经过初加工的零嘴类食物，但吃起来口感和味道是大不一样的。可能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吧，我还是比较钟爱家乡的烤玉米，特别是在火边等待翻烤的那种感觉，以及那种唯有玉米才散发出来的清香，对我是一种很深的诱惑，令我心动，令我迷醉。

商洛山

(总第2493期)
刊头摄影 倪方海



故乡琐忆

王会珍

生活在渭河平原的小城里，每年到了夏季，尤其进了暑期，总觉得是最难熬的。

一天下来，太阳把小城烤得像一座烧透的砖窑。街道上行人稀少，水泥地面泛着刺眼的白光，到处热气灼灼，仿佛空气一点就燃。人们都窝在家里，袒胸露背，要么手摇蒲扇，要么吹着空调。忙了一天刚坐下，弟弟忽然打来电话：“三姐，放暑假了跟姐回来避暑吧，老家比山外凉快多了。”弟弟的一席话，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扯回到以前。

记忆中小时候，位于秦岭深处的商洛老家，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山是绿的，就连空气都带着一丝甜甜的味道。那里气候冬暖夏凉，昼夜温差较大，即便是到了暑期，晚上睡觉时人还得盖被子。

晴朗的午后，河水通常被太阳晒得温温的。下午两三点钟，河道拐弯处多半是

男人们的地盘，只有到了晚上，在月光下，才是村里的女孩子和小媳妇们下河洗澡的时间。身上积攒的灰尘和汗水，趁着伏天的河水冲泡得干干净净。记得爷爷曾说过：“咱村的娃娃们，过个夏天都变得白嫩水灵了不少。”

暑假里，早上九点多，太阳懒洋洋地升上半空，不一会儿就把山村晒得热乎乎。吃完早饭，一群女生便相约提着竹筐来到河边洗衣服。河岸上的石头和沙砾洗净如洗，哗哗流淌的河水清澈见底，水边的大石头便是天然的搓板。把衣服在水里浸泡片刻，撒点洗衣粉在石头上揉搓几下，再拿起棒槌敲打敲打，然后提起来放水里一漂一摆，再继续揉搓，漂漂洗洗就干净了。拧上几把后，平摊在河边的大石头或树枝上，不大工夫就会干透。

水底的砂石直接被忽视，一群半大小

子赤脚光膀，挽起裤脚，蹬过没膝的河水，手拿铁丝在河里打鱼。鱼儿在水底游，他们蹬着河水，蹑手蹑脚慢慢走动，目光却随着水里的鱼儿游走，觉得时机成熟，便举起手上的铁丝啪地打下去，一声脆响过后，大都会有一抻长的小鱼浮到水面。随手在河边掐一根长长的狗尾草，通过鱼鳃串起来，交给年龄较小的捉溜着。打鱼打累了，有时候，他们也会在河床较窄处，几个人合力搬动几块大石头堵住水流，再拔些水草堵住石缝，一个简单的小水坝便形成了。很快，水就聚得有半人深了，他们便在水潭里游泳、打水仗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一直玩到太阳西斜，肚子咕咕乱叫时，才商量把鱼提到谁家去。在大人的指点下，一群玩伴齐动手，先用缝衣针把鱼肚子划开掏出内脏洗干净，放点盐，粘点面粉，接着给锅里倒点油，待油热后倒进去，刺啦一声，满屋子

便飘出成成的鱼香味。等到小鱼两面都烤成金黄色，忙不迭捏上一个，不等凉，便连头带尾塞进嘴里嚼得嘎巴脆，满嘴的香味可是好几天都留在齿间呢。暑假里，除了玩水，我们一群孩子，在茂密的林子间捉迷藏，雨后到崖畔捡钱包，那也是常有的事。

后来我长大后，远嫁他乡，也很少回去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记忆中的小河变了样。因上游办厂排放污水，河水变成红色，河床被折磨得千疮百孔。山上的林木，也破坏严重，不少人毁林耕种，泥石流频发，山体滑坡常常损毁村庄和道路。

和弟弟闲聊中，我知道了故乡这些年的变化。随着国家保护大秦岭政策的落实，故乡面貌发生了巨变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。门前大山多年前栽种的云杉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；屋后的山上全是数不尽的核桃、板栗等经济林木；上游的矿区废水进行了整治；河道禁止乱采砂石；垃圾不许随意倾倒。

如今，小河又恢复到儿时时的模样。一谈起故乡的变化，身为村主任的弟弟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，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，言谈中处处流露着一种热爱与自豪。